

## 一、莲藕

还差几日就到考试季了，孟鹤堂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送了发条的机器整日窝在宿舍里，作业差不多交了，在大农村也没什么值得一定要约出门的朋友，吃饭就全靠冰箱里上星期买回的一袋面包过活。他百无聊赖的数着日子等放假，快点考完，快点回国。

跟他同住一间公寓的两位估计是刚到北美，什么都瞧这新奇，他们约着趁着放假飞去纽约，想去这与湖区萧瑟不同的大都市。

孟鹤堂想，他其实几年前也这般期待着纽约。烈日炎炎的八月末，他拖着笨重的箱子落在纽瓦克机场等人，等一个隔了好多关系的哥哥接他到几小时车程外的新泽西小镇考试。虽然当时的他还未分化，但青春期的敏感让他意识到身旁人散不掉的松香，完了。

这个“完了”持续了半年多，以至于孟鹤堂早早的从学校药房买回了药片和抑制剂。果不其然，在同学好友都离校的圣诞节的清晨，那他从一片湿热中醒来，空气中弥漫着的檀木味儿，让他极其冷静的从抽屉里翻出针剂给自己戳了上去。

孟家得知孟鹤堂成了坤泽的时候甚是淡然，他那不苟言笑的父亲甚至开口安慰道，“什么不都是爸妈的孩子吗，要是觉得情/热难熬就回来读书也是一样，有父母在身旁你也轻松些。未来怎么样都是有父亲撑腰。”

孟鹤堂是好说话的性格，可这却不代表他不拗。北美这些年已经没了太多限制，而且医药发展也迅速，孟鹤堂便靠着这些针药考了学，留在州里的大学继续读他喜欢的课。只是偶尔，在他没来得及注射抑制剂的一两小时里，会骤然想起来若有若无的松香。

孟父这些年一直投身在太阳能光板涂层的研究，从前国家的电力发展一直偏向火力和水力，像是新能源工程、甚至与之相关的化学材料学都只是不温不火。可没想到前几年转运了，孟父先是被调入顶级研究所，又有了国家级资金和人脉开始收学生做研究，一年两年，仿佛整个孟家都焕新了。

用孟鹤堂的话说就是，我家祖坟冒青烟，竟然跨阶级了。是啊，要不然自己怎么能从中学就交着几十万的学费逍遥度日。

本来今年冬天孟鹤堂是打算回国的，至于为什么不回国，那就要说一个莫名的群聊说起。

孟父前些日子到北京参与了一个饭局，几个个中年男人喝酒侃大山，不知怎么的就聊到孩子了。于是乎，可能是哪位的秘书把这些不在场的十几、二十多岁的孩子拉了个群，令人尴尬的让已经喝出幻觉的父亲们录了语音。

因为时差的关系，等孟鹤堂下课看手机的时候，这个群的聊天记录已经有二十来个消息了，他有些尴尬地听了孟父断断续续的语音，然后匆匆敲了几行字发上去。言之就

是，名字年龄学校在哪爹是谁的万能模版。

可出乎他意料的就是从群聊发出的好友申请，他通过了，不过几秒对面就传来了简讯，“你好，我叫栾云平，我也在北美，有空来纽约我请你吃饭。”

对于这般热络又是家庭相识的人，孟鹤堂也是十分熟练的客套道，“谢谢你，有机会一定。”

可那头的人似乎不死心，他立马回复，“我听孟叔叔说，你定了下月十号在JFK的机票回北京，你要不早些过来我带你在纽约玩几天，食宿全包的那种。”

孟鹤堂震惊父亲怎么这都告诉这未曾谋面之人了，除非这人是他“被要求“结交的”友人“，刚准备敲上好的时候，这边消息又传过来了。

“要不感恩节我来找你吧，听说你在湖区读了四五年书了，可以带我在密歇根湖看看吗，然后我们开车去芝加哥。”

孟鹤堂无言，但思来想去他还是发了个点头的表情。算了，都随他去吧。除了他没有仔细看日历，感恩节的那个周四，正好离上次情热过了三个月。